THE BEIJING NEWS

创刊于2003年11月11日

总第3258期

统一刊号
CN11-0245

主管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

出版
新京报社

社长、总编辑:戴自更
执行总编辑:王跃春
副总编辑:何龙盛 王悦
编委:吕约 王爱军 刘炳路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幸福大街37号
邮编:100061
传真:010-67106766
新闻热线:010-67106710
(24小时)
发行热线:
010-67106666
新京报网:
www.bjnews.com.cn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京宣工商广字第0068号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

声明:
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采用本报及本报网站刊载之内容。

■ 社论

对待舆论监督“欲盖”则“弥彰”

地方政府动用公权力封杀舆论监督报道只能制造新的、更大的舆论危机,造成更多公信流失。

据新华网报道,近日,有网友称福建交通厅厅长李德金手戴5万元雷达镶钻手表,腰系万余元爱马仕皮带。原本云南《都市时报》要推出《福建“表叔厅长”来了》,数十万份报纸已印刷,凌晨被“跨省撤稿”,已印刷报纸被封存。该报负责人称,作为媒体人,“从未感到如此愤怒和耻辱”。

尽管,事件真相如何,尚未完全清楚,但仅就确定的信息来看,这一事件性质非常恶劣。面对舆论监督,地方政府不是光明正大的调查、回应,不是去看看报道是否真实,被报道的官员有无问题,而是费尽心思跨省将相关报道撤掉,将已印刷报纸作废。这远非文明之行。

简单而粗暴地对待舆论监督,跨省撤稿,不但不可能堵住世人的口目,反而欲盖弥彰,在公共舆论空间激起更大的波澜。

9日,《都市时报》负责人发布相关微博之后,此事引发了更大范围的舆论关注。诸多有影响力的博主,纷纷发布消息、评论、转发。一些主流传媒机构的官方微博也对此发表评论。一个地方都市报不过数十万直接读者,因“跨省”而影响的网友,或许要数以千万计。

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官员仍然不明白,在微博时代,舆论监督早就超出了报纸的版面、电视的屏幕、电脑的桌面,地方要完全封锁负面消息,已经不存在技术可能,地方政府动用公权力封杀舆论监督报道,只能制造新的、更大的舆论危机,造成更多公信流失。这不但不会平息民众的质疑,反而给公众造成这样的印象——地方政府不顾法纪,在为涉嫌贪腐官员背书。

如何正确对待舆论监督,从法规到文件,早有明示。今年1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要坚决查办腐败案件,大力加强监督和严明纪律,加强党内民主监督,推进党务公开,“发挥舆论监督积极作用”。

然而,现实中,有些地方政府、官员始终摆不正位置和心态,往往无视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和“正能量”,反而狭隘地视舆论监督为对自己不利的负面消息;不是实事求是地对待舆论监督的每篇报道,去调查、核实事实的准确与否,依照法律渠道解决,反而以势压人抵制、封杀,导致为某一个案而透支整体的公信。

在“表哥杨达才”事件中,人们就可以看到这样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在事件初期,陕西方面消极对待网络监督,长达二十余天未有实质行动,结果舆论鼎沸不息,而依法进行调查将杨达才拿下后,很快获得了舆论的正面评价。

昨天白天,媒体报道了广州番禺城管分局政委全家有21处房产,到了晚上,广州纪委即做出回应称,网民反映情况基本属实,蔡彬未如实申报家庭财产。如此积极高效地面对舆论监督,才是应对舆论危机的正确方式,这不但维护了法治和公信,也有利于增进公众的信心。

云南《都市时报》被跨省撤稿、封报事件,接下来有关方面究竟应该怎样做,其实不难做出选择。

■ 观察家

有些养老院何以成了“特权”机构

有些公立养老机构已经违背了“社会福利”的初衷,更加拉大了有权或有钱的社会阶层与普通公民在福利待遇上的差距。

养老问题长期以来备受关注。其中,入住公办养老院须长时间排队的现象屡遭诟病。近来,有媒体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调查后指出:“城市公办养老机构被曝嫌贫爱富,普通人晚景凄凉”。(据新华社)

据报道,在床位紧俏、有300多人排队等位的上海市第一福利院,85岁的朱伯回忆起三年前入住时的情景,颇为自豪地说:“要不是我让女婿找关系,哪能很快住进来,排队不知要排到猴年马月!”一些城市公办养老机构“逐富弃贫”,使公共保障机构变异成“特权”机构,提醒相关部门应重新定位公办养老机构。

上个世纪50年代,政府为安置城市中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赡养人的“三无老人”,兴办了一批以贫困救助为目的的社会福利院。到了80年代,由于计划经济下城市中“充分就业”和“劳动保险”的制度安排,社会上无依无靠的“三无老人”大为减少。同时,由于人口流动的增加,如子女出国或异地就业,对老年人社会化的机构服务的需求出现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公立养老机构对社会开放,实行“自费收养”就成了当时非常时髦的一项改革措施。

到了90年代,在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因为老年机构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自费收养”逐渐成为政府办的养老机构的主业。但因为当时政府对社会福利服务的投入非常少,即使在大城市,公立机构也是数量很少,规模很小。于是,民办养老机构开始发展起来。

到90年代后期,有了长足进步的民办机构与公立机构的竞争态势逐渐明显。因为政府办的养老机构与地方民政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为了保证“亲生儿子”的竞争优势,在做好“窗口”和“示范”的借口下,用大量资金去“堆”公立养老机构成了风潮,结果出了许多五星甚至六星、七星不等的高级养老院。除了硬件设施完全由政府投资以外,有些公立养老院还可以每年都得到政府的大量补贴,这就是公立养老院物美价廉、物超所值以致门庭若市、人满为患的秘密。

因为有些公立养老机构的“使命”是做“窗口”和“示范”,并且集优质资源和稀缺资源于一身,于是对入住的老人开始设定门槛,要求有较高的阶层地位和文化水平等,这样就逐渐地使入住公立养老机构成了一种“特权”。有的公立机构规定,入住老人必须是知识分子乃至必须是公务员,甚至还出现了专门为有相当级别的官员办的公立养老机构。

这样的公立养老机构,已经完全违背了“社会福利”的初衷,体现的是“有的更有、没有的更没有”的“马太效应”,更加拉大了有权或有钱的社会阶层与普通公民在福利待遇上的差距。

公立养老机构应该回归其本色和本职。按照国际惯例,公立机构主要的社会职责是为贫穷和弱势的老年群体提供长期护理服务。因为他们是社会上最困难的群体,对于政府来说,这是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当然,公立机构也不能再回到以前为“三无老人”提供的那种凑合活着的服务水平,必须保证服务质量,让这部分老人能够欢度余生。

□唐钧(学者)

更正与说明

【事实纠错】

今日B03版《欧盟暂缓对华为中兴的调查》(校对:李立军 编辑:吴迭)一文,第2栏第2行“5000亿欧元(约合3970亿美元)”应为“约合6443亿美元”。

【文字更正】

1.10月10日A02版《“警察击毙小偷案”检方不该“失声”》(校对:王春然 编辑:兰燕飞 程仕才)一文,第2栏第2段第1、2行“必须防止这种这种权力的滥用”中,两处“这种”应删去一处。

2.10月10日A28版《网购机票失效乘客“围堵”酷讯》(校对:李新荣 编辑:杨清晓)一文,第3栏第1、2行“有乘客甚至牵怒京东商城”中,“牵怒”应为“迁怒”。

本报谨就以上错误和疏漏向读者和相关单位、人士致歉。
挑错热线:010-67106710
栏目编辑:李赛